

序

這篇文章之要寫，已是去年春天的事了，當時中國的作家論還不盛行，書局或雜誌的編輯也還沒以這爲轟動讀者耳目的號召，我忽然打算就中國幾個在青年的印象上頂深的作家，一一加以批評起來，其中當然有魯迅，我的用意是簡單的，只在盡力之所能，寫出我一點自信的負責的觀察，像科學上的研究似的，報告一個求真的結果而已，我信這是唯一的批評者的態度，可是並沒能如願。這，一則是，我首先寫出的，乃是一篇關於茅盾的文章，而關於茅盾的那篇文章，却頗使我掃興，原先是在我對於「文學季刊」還有興致時動筆的，可是草就的時候，就逢巧巴金先生自發表了批評文字可以包花生米的論調以後，便妄測我在報上有文字攻擊他了，終日疑神疑鬼，並唆使他的一羣神經過敏而又熱誠的朋友們來以明鎗暗箭相

壓迫了，間接的則有那批仰承小刊物編輯的鼻息的稿匠，以為罵我的稿子是容易登的，於是也和我作了開心的目標，可是那舉動總是喻喻的，像蚊蟲，並不大，而且只志在給人以不舒服，所以我沒大理會，可是這餘波繼續地擴張下去，到現在還沒有完，——雖然力量是更小了。話要說回去，在當時那種空氣中，我是不願意在人所不歡迎的刊物上發表東西的，我雖然寫出東西願意給人看，然而我不能因此覲然地委屈我的人格，所以我就把稿件追回來了，對於「文學季刊」也索性躲開。後來因為「現代」雜誌索稿，便寄往「現代」了，剛要登，雜誌是倒了，又據說我的稿子被扣，真假不知道，總之，是三問兩問，越發渺茫了，四萬多字的篇幅，三五夜的心血，只因為沒錢雇人重抄，便自己再也見不到隻字了。因為這，我懶得寫類似的文章。同時，作家論的調子已經太濫，而且大抵是有作用的，照了我對熱鬧往往是遠開的原則，就把興趣移往別處了。現在再要寫，却極其偶然，只是我借來的許多魯迅的以及關於魯迅的書，朋友要索回了，於是趕緊完

成這件工作。說不定因此，又會把其餘的作家，也陸續論一論呢。這無非是閒話。
以閒話爲序，序完。

二十四年三月十一日長之記

目次

序

一、導言：魯迅之思想性格與環境·····	一
二、魯迅之生活及其精神進展上的幾個階段·····	九
三、魯迅作品之藝術的考察·····	六一
I 魯迅創作之一般的考察及魯迅創作中之最完整的藝術·····	六一
II 阿Q正傳之藝術價值的新估·····	八〇

III 魯迅作品中的抒情成分·····	九五
IV 魯迅在文藝創作上的失敗之作·····	一二六
四、魯迅之雜感文·····	一六二
五、總結：詩人和戰士的魯迅：魯迅之本質及其批評·····	一七一

一、導言：魯迅之思想性格與環境

環境沒有影響，這句話我不信；正如環境有絕對的決定的力量我也不信。可是環境以外還有什麼力量是決定着的呢？這我不容易馬上叫出名目來的，雖然我彷彿依稀覺得。

反正事情是夠奇異了的，我們看康德和歌德吧，還有高爾基。康德在他固陋的庫恩希勃哥 (Königsberg) 小城裏，脚步沒出過家門，經濟是不充裕的，身體是被肺病和胃病侵蝕着，從作學生起到作教授止的所依靠的不過是藏書不滿五萬冊的大學，在這裏，哪一件是便利於產生一個大學者的？可是竟沒限制了康德的產生。彷彿偏要產生康德。歌德吧，死於一八三二，活了八十三歲的高齡，在他死的前一

年，他完成了「浮士德」，他之到這個世界上來，就像專負了這個使命似的，使命完了，他才去了。至於高爾基，他一生裏不知道有多少機會，都使他可以不走上文學的道路，他很可以作鞋匠，作看護，作工人，然而他不，彷彿終有他真正的歸宿，所有前此的曲折紆迴，不過是他的準備，却使他到了真正自己的工作時更方便些。

不錯，他們反映着社會的要求；不錯，他們的口和筆，是各時代裏幾千萬人的心迹和呼聲。然而，這使命爲什麼獨獨讓他們担承了去？而且，爲什麼在他們之完成其使命上，環境就予以方便，不順利也順利起來？這祕密彷彿只隔一層紙。可是不容易馬上叫出名目。

在這種似乎神祕的意味之下，我們又見到魯迅。他學過醫，可是終於弄到文學上來了；他身從小康之家而墮入困頓，他生長於代表着中國一般的執拗的農民性的魯鎮，這似乎都是偶然的，然而這却在在影響了、形成了他的思想、性格，和文藝

作品。

他的思想是一種進化論的生物學的思想，這是毫無疑問的。這點思想的萌生，却以醫學給他的幫助為最大。

他咒恨中國的醫藥，這是在他作品裏時常見到的，顯著的，更有以「藥」作為題目的一篇小說，在吶喊的自序裏也有着頗為詳盡的自剖。人們是慣好把一點感觸擴充下去的吧，因為咒恨中國的醫藥，他就咒恨中國的醫藥所盤據的整個傳統的封建文化的壁壘了，他於是學西醫，然而同時他却接受了整個的那代表着在西洋發達了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文明和思想了，他澈頭澈尾是近代西洋科學精神下的一個信徒和傳播者。

在這裏是多末明顯的對照呵：都市和農村，啓蒙和蠻昧，資本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對壘！在這種意義下，是代表了大部分的魯迅的奮戰的生活。他負荷着的是時代使命，他表現着的是時代精神！不過中國的社會是因為受外力而變動着的，

這變動異常急遽而迅速，所以到現在為止，魯迅已代表了另一種的意義的搏鬥生活了，然而以他所佔的時間的長短論，以他顯示出來的成績的大小論，以他前後的反抗的使命，在一種更深刻一些的社會演化的意義上，或者不是背馳而是連繫論，我們却不妨採取舉一而概其餘的辦法的，於是以他前期的奮鬥作為整個的奮鬥的總括。

從西洋醫藥而取得的科學思想的中心，進化論，如何而作用着魯迅的一切諷刺、告誡、和觀感，這是隨地可見的。人得要生存，這是他的基本觀念。因為這，他才不能忘懷於人們的死。他見到的，感到的，甚或受到的，關於生命的壓迫和傷害是太多了，他在血痕的悲傷之中，有時竟不能不裝作麻木起來，然而這仍是為生物所採取的一種適應的方策，也就是為生存。生存這觀念，使他的精神永遠反抗着，使他對於青年永遠同情着，又過分的原宥着，這也就是他換得青年的愛戴的根由。在生活，我們有時麻木，或者妥協，拯救了我們的，就有魯迅

的那枝筆。

魯迅，不錯，沒作醫生，在一九一〇年當的化學、生理學教員，照了魯迅自己的說法，不久也「出走」，然而在我看，這點科學的精神，却永遠沒離開他過，而且那幅射着的光芒，也無時不從他的小說，尤其是他的雜感裏，而到達讀他的作品的人為他所鼓舞着的青年人的心。

二

從小康之家而墮入困頓的，當然要受不少的奚落和諷嘲，這也是使魯迅所受的印象特別深的。在他的作品裏，幾乎常常是這樣的字了：奚落，嘲諷，或者是一片哄笑。我們一方面看出他自身的一種過分的神經質的驚恐，也就是在「狂人日記」裏所謂的「迫害狂」，另一方面，我們却見他是如何同情於在奚落與諷嘲下受了傷害的人物的創痛；悲哀同情恨，寂寞同倔強，冷觀和熱情，織就了他所有的藝術品

的特色。

三

執拗的農民性，是魯迅所特別了解深刻的所在。模糊，憚於改革，愚昧，和奴性，是魯迅所刻劃得最入骨的所在。他的故事，慣於以農村為背景，而且在他的故事中，也往往以農村為背景的為最出色，在「孔乙己」，「明天」，「風波」，「社戲」，「祝福」，幾篇裏，都明明標出地點是魯鎮，那咸亨酒店的盛況，似乎我們一閉眼就可以呈現出來。其他像「藥」，「阿Q正傳」，「白光」，「長明燈」，「離婚」，雖然沒明白標出是魯鎮，然而依然在隱約之中，却還是同一地點的光景。這樣成了一個使讀者極其容易熟悉的氛圍了，這氛圍也就是魯迅知之最深，攻擊最烈，同情最大的氛圍。

執拗的農民性，不但憚於改革，還給改革者以無窮的迫害。着實說，這却又不

只魯鎮一個小地方的風光了，這乃是中國傳統下來的一個整個局面的縮影。魯迅的攻擊，也仍是以資本主義下的思想和文明施向封建的農村社會的傳統和習俗的攻擊。

然而，那點執拗性，或者又可以叫韌性吧，在另一機會，是魯迅所勸告於人的：「世間有一種無賴精神，那要義就是韌性。聽說拳匪亂後，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謂無賴者很跋扈，譬如給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兩元，對他說這行李小，他說要兩元，對他說道路近，他說要兩元，對他說不要搬了，他說也仍然要兩元。青皮固然不足為法的，而那拗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經濟權也一樣，有了這件事說太陳腐了，就答應要經濟權；說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經濟制度就要改變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經濟權。」（墳，頁一六八）這話是對婦女講的，在魯迅自己却的確確採取着，也就是在這一方面他有了戰士的資格。對於白話文的擁護，對於國故國粹的抨擊，對於人必得要生存的人生觀的堅持，對於「西

溼（即陳源教授）」的筆戰，件件是不放鬆的，只要入了他的筆尖，他不會忘却，也不會後悔，他慣於作持久戰。

這種緊握而不輕易棄置的持久性是根深蒂固的一種來自農民的精神的賜予。

四

進化論的，生物學的，人得要生存的人生觀，在奚落和諷嘲的刺戟下的感情，加上堅持的簡直有些執拗的反抗性，這是魯迅之所以爲魯迅的地方，環境把他的性格和思想的輪廓給繪就了，然而他自己，在環境裏却找到他的出路了，負荷起了使命。無疑地他是中國文學史上劃時代的期間的人物中最煊赫的一個代表者，他呼吸着時代的氣息，他大踏着步向前走。他像高爾基一樣，他的遭遇是完成了他的，前此的經歷，幾乎對他後來都留下一種頗可咀嚼的意義，這是多末奇異呢，然而我不能馬上叫出名目。

二十四年四月二日

二、魯迅之生活及其精神進展上的幾個階段

一

在高爾基六十歲生辰的時候，曾有一位德國的文人，紀念他說：高爾基是由生活到作品，又由作品到生活的。是的，但我想這倒不限於高爾基，恐怕任何作家都不會例外；並且，打算了解一個作家的話，也只有順了這條路子走。我們現在，即以魯迅的生活，和他的作品，取作一個例證。

魯迅，誰都知道是周樹人先生的筆名，據他的「自敘傳略」，是一八八一年（光緒七年辛巳）生，到現在（一九三五），恰恰是五十四歲了。依了他的精神進展（Geistes ntwicklung），我認為可以劃分六個時期，每一時期，外在的環境都

有一種非常的變更，他自己的生活上也都有有一種特殊的意義和顯然的影響。這是：

自一八八一至一九一七，就是他從一歲到三十六歲的期間，這是一個成長和準備的時期。這一個時期包括的大事件是不少的，有甲午之戰（一八九四），有戊戌變法（一八九八），有庚子事件（一九〇〇），終至於還有似乎總結這一切事情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二），國外則有日俄的戰爭（一九〇三）。魯迅在這期間，熟悉了農村的牛活，受到了科學的洗禮，拿定了以文藝改造國民性的志願。這時期是他精神進展上的第一個階段。

自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四，他從三十七歲到四十三歲，是他實踐了作「精神界戰士」，開始向封建文化攻擊的時期。這時期的開始，是他任「新青年」上發表了「狂人日記」，以及「熱風」裏頭一部分雜感的時候。他的攻擊，在這時還比較空洞，敵對的東西也多半不在身旁。但他已經抓住了國民性，不過終於比較後來是籠統的，不大具體。這時的大事件，國外是歐戰，國內就是五四運動。這時期是他

精神進展上的第二個階段。

自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的八月底，到他四十五歲，時代背景是五卅，三·一八，北方的軍閥段祺瑞在北京還支持着殘局，廣州國民政府已經成立，魯迅於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離開北京，把攻擊「現代評論派」的工作，告一段落。這時期的開始，是女師大的校長事件。人情世故，作了魯迅鬥爭的目標。所以這回是較為具體了，而且更切身些了。這是他精神進展上的第三個階段。

自一九二六的九月至一九二七的九月，是他生活上感受了異常不安定與壓迫的時期，他赴廈門，又赴廣東。這種變動使他對人生的體驗更深刻了；雖然使他沉默，然而在他是一個次一階段的潛伏期，醞釀期。時代背景就是寧漢分裂，國民黨黨內實行一種清黨運動。魯迅在感情上當然異常激動，可是這時他的「愛的問題」也得到解決，所以他已是在有人撫愛之中，而慢慢度入他的次一個階段的進展了，而這短短的一年乃是他精神進展上的第四個階段。

自一九二七的九月至一九三一，他從四十六歲到五十歲，這是他精神進展上達於頂點的一個時期。他在一九二七年的九月回到上海，在「革命文學家」的笑罵和奚落中，他先以同樣的態度回敬，終於慢慢地吸收了那種新的方向的理論，從理解和同情，他作了最忠實的一員。這一個時期，是表現他最健康，最有生氣的時代。這時的大事，就是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這是魯迅精神進展上的第五個階段。

自一九三一到現在，魯迅的精神進展，入了第六個階段。他重又攻擊國民性了，但是比前此所了解的更深刻些了，這是他從新的理論裏而加以應用的時期，同時，他的反封建文化的使命，已更明顯地表現為反帝國主義的抗爭了，不過，他在有些地方已顯出了困乏，現在却不知道這是一個衰歇的結束呢，還是一個更新的醞釀。這時的大事件，不用說，就是九一八和一二八。國家之感激動他，這時時見於他這期的作品中。